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考古編卷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羅應台

子部十

攷古編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攷古編十卷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録是編乃雜論經義異同及記傳謬誤多所訂証其詩論十七篇反覆推闡大抵謂詩有南雅頌之名無國風之名說極辨博而究無解於禮記之所引故終為後人駁

詰至正朔論謂雖首子以命月數而占星定歷修祠舉事仍用夏時象刑論謂是刑官取其法懸之象魏而不取畫衣冠異章服之説其持論雖頗新異而旁引曲證亦能有所據依他若以白居易樂府正韋述所記唐六典不曾行用之誤以在張掖者乃鮮水非令鮮水駁章懷太子所注後漢段熲傳之非以漢書比景縣當從劉昫舊唐書作北景以荀

子所稱子弓即仲弓非馯臂子弓以瑯琊臺
碑文証秦以前已嘗刻石皆典確明晰非泛
為徵摭雖亞於容齋隨筆要勝於鄭樵輩之
横議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攷古編卷一

宋　程大昌　撰

詩論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

膺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論之所為作也

詩論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大雅云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

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葢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名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有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

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者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詩論二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也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

諸國之為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為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第第相受於是剏命古来所無者以為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内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疑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

南籥當為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為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為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矣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為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絶不知其節奏為何音何類其賛頌為何世何主惟鈎命決之書叙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足其數孔頴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

古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盛極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為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為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削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為文王之詩茍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也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為樂也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無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為作具言其以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樂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請為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夫關雎亂於師摯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為之為言有作之義旣曰作則翕純皦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為作樂在南為鼔南質之論語則知三年不為樂之為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為樂無疑也

詩論四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

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為加損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也既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刱為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魯在哀之十一年却而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於南於雅於頌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因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既出而刱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

儒賛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曰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

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有璵璠命之而曰其中實雜碔砆不知何以名為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為政自政而變為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桓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頫首歸尊稱之曰王不可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闡黍離於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

矣果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辨葢皆心知其不然而無
說以為歸宿故寧共置之不談而已此皆誤於信四詩
而分美惡故雖甚善傅會者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
同經夫子删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
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
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
待辯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恭配
傅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

譊譊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詩論五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則自毛氏始戴記遷史凡援說國風或引為自已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葢皆沿襲前傳不足多辨載嘗究求其先則左氏荀況氏既云爾矣曰風有采蘩采蘋曰風之所以為風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丘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臘矣世未更

春未有臘名也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
差遠矣又況其託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
知指采繁采蘋為風援引頌文而冠商魯其上皆春秋
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府古藏本真也豈可槩
徇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哉荀況之出雖附近夫子其
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參
賜之比而況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
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巳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舌所

出也況乃槩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若以善為非性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已欲已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緼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存哉此其學術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據矣猶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如唐虞象刑典謨既嘗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況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況猶忽忘以為無有則訛詩為風其可堅信以為有所傳授

乎

攷古編卷一